



冯德英

惊悉冯德英同志逝世

齐鲁冯夫子，“三花”天下闻。
青春书伟卷，老迈守初心。
冷眼看迷雾，热肠扶后人。
君虽辞世去，华夏遍知音。

郑伯农
2022年1月18日

“三花”：《苦菜花》《迎春花》《山菊花》。三部长篇小说均改编为电影或电视剧，在全国放映。

苦菜花，开放在贫瘠的崖畔上，是谁发现了它金子般的光芒？是冯德英。老人在1月17日早晨于青岛悄然去世，享年86岁高龄，这是苦菜花还没有绽放的季节。我悼念他，因为他，我心中的“苦菜花”永不凋谢。

我是先看了《苦菜花》的连环画，后看的同名电影（看了若干遍），最后才看了同名小说。少年的我被英雄们潇洒而壮烈的身姿所感染，那山花烂漫的气息一直弥漫到今天，影响着我的创作。

2005年初，为纪念中国电影百年，《大众日报》开设了文艺专栏，编辑安排我写冯德英与电影《苦菜花》的故事。冯先生在青岛的家中接待了我。满头银发的他饱含深情地回忆道：“《苦菜花》能幸运地问世，还与大众日报社有关系呢！”顺着这个话题，“苦菜花”生根、发芽、开花的过程，在冯老的客厅里如潺潺溪流进了我的心田。

1955年，《苦菜花》完成了初稿，冯德英把稿子寄到北京解放军总政文化部，他还给陈沂部长写了一封信，希望得到指导。陈沂同志在抗战期间曾担任过大众日报社的社长，文化修养很高。陈沂看了初稿觉得小说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就把稿子批给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冯德英很快收到了编辑部的回应，责任编辑杨昉让他到北京去修改稿子，在冯德英的印象中，杨昉是个非常敬业的文艺编辑，审美趣味不一般。当时的总政创作室集中了一批优秀军旅作家，如徐怀中、白桦、公刘、彭荆风等，冯德英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好多。

小说初稿名叫《母亲》，出版社希望冯德英能改个名字，因为已经有高尔基的《母亲》了。冯德英考虑了几天，心想，小说里有关于苦菜花的描写，含义也深，比较新鲜，就改成了《苦菜花》。从此金灿灿的“苦菜花”就闪耀文坛。小说出版后，引起巨大轰动，冯德英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梦幻一般一举成名的年轻作家做的第一件事，是把刚刚拿到的8000元稿费全部

捐给了先烈烈属。

冯德英说：“当年写《苦菜花》时不到20岁，就是想倾吐，想倾诉，有时写着写着满眼就涌出泪水。一门心思要说出自己老家那些抗战的老故事。一开始写作，仅仅是一种爱好，后来逐渐变成了一种追求，把写作当成了一种生活方式。要说有个主题，就一个，告诉人们，我们的生活是怎么来的。其实，就复杂性来说，小说永远小于生活；但从审美角度来说，小说又高于生活。”《苦菜花》的出版，增强了冯德英在写作上的信心。第二年，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迎春花》只用了三个多月，之后又创作了《山菊花》。“三花”中，他自己比较满意的是《山菊花》，因为较之先前的作品，各方面的准备和认识更为充分。《山菊花》曾获解放军文艺出版社首届优秀长篇小说奖，但这本小说的出版命运多舛，前后经历了18年。

冯德英坦言，自己也没想到，一生能跟“苦菜花”结缘。拍摄同名电影准备了3年，春夏秋冬的外景都是真的，演员仅体验生活就用了一年多。电影里的娟子冯大娘（曲云饰）是个老太太形象。其实，冯德英小说里的冯大娘39岁，他说，在孩子眼里，39岁就是老人了。那个时代40岁左右的女人与现代这个年龄的人也大不一样。

我记得，采访中，冯德英对战争题材的影视剧有些不满意，他说胡编乱造的成分太多，虚假的情节是对英雄的亵渎。如果拍摄影视剧没有耐心，萝卜快了不洗泥，粗制滥造的东西不会传之久远的。

2021年春，我到山东乳山采访，参观了冯德英文学馆，还到他的老家拜谒了冯德英旧居。冯德英出生在一个红色

他发现了“苦菜花”的美

——悼念冯德英 □逢春阶

家庭，他自幼接受了革命的洗礼，年仅14岁就参加了革命军队。他能写出《苦菜花》跟他的童年红色经历有很大关系。抚摸着泥制的窗台，盯着那斑驳的厢房土墙，我体味着《苦菜花》那字里行间的泥土气息，冯德英的面容在我脑海里慢慢清晰起来，小说的开头有了鲜活立体感：“在山东崑崙山一带，到处是连绵的山峦，一眼望去，像锯齿牙，又像海洋里起伏不平的波浪。山上长满了各种各样繁茂稠密的草木，人走进来，连影子也看不见。”

冯德英曾说：“我多次目睹父亲手拿阵亡通知书在院子里徘徊；我假在母亲腿旁看着她坐在小油灯下，一面流泪一面给伤员补缀带血的军装。”冯德英的书写是建立在数不清的英雄故事之上的，他把看到、听到、想到、悟到的都记下来。每个人物身上都积淀着他熟悉的人物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苦菜花》是血写的文字，不是书斋里虚构出的“烽烟”，没有象牙塔里长出的“战壕”，更没有“手撕鬼子”一样的荒唐透顶的游戏笔墨。冯德英不是无病呻吟、为写而写，而是如鲠在喉、不得不写。当年的写作是没有杂质的，是透明的，是有温度的，是掏心窝子的话，拳拳之心可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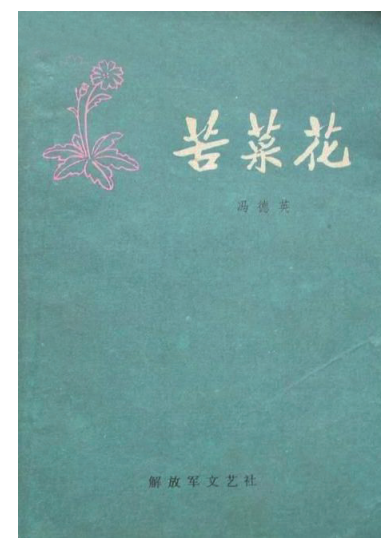
让我惊讶的是，不到20岁的冯德英对人物复杂境遇和心理描写都那么到位、那么传神。小说第十五章写娟子和老起的爱恋一节：“一天夜晚，在偏僻的荒山沟里，两个人挨着坐在岩石上……”花子看着他只穿着一件背心的健壮胸脯，没有说话。她那温柔盈情的眼睛，使他明白了她的心意。老起心跳着挨紧她，她把夹袄披在两个人身上。他感到她那柔软丰腴的身子热得像热炕头……这个强壮的穷汉子，第一次

得到女人的抚爱。他才发现人类间还存在着幸福和温暖。”接下去，另起一段抒情：“一朵苦难野性的花，怒放！”这结尾的一句，让我眼前一亮。

作家莫言曾在《难忘那戴着口罩接吻的爱》中评价《苦菜花》：“我觉得，在‘文革’前十七年的长篇小说中，对爱情的描写最为成功、最少迂腐气的还是《苦菜花》。”冯德英确实把装模作样的纱幕戳出了一个窟窿。由于有了这些不同凡响的爱情描写，《苦菜花》才成为了反映抗日战争的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他大胆地直面描写两性之爱，这摇曳在书页里的人性光辉，在当时有突破意义，显示出年轻的冯德英那遮不住的勇气。

“苦菜花儿开，满地儿黄/乌云当头遮太阳/鬼子汉奸似虎狼/受苦人何时得解放……”电影《苦菜花》的主题曲《苦菜花开闪金光》是歌唱家王音璇演唱的，她的歌声甜美通透，如天籁一般，我也特别喜欢听。王音璇老师还是山东艺术学院教授、声乐教育家，可谓桃李满天下，她去世时，我也写过纪念文章。这首主题曲的歌词出自冯德英，他说主题曲是小说的主旋律。

冯德英曾任山东省作协主席、党组书记、《时代文学》主编、青岛市政协副主席等职。无论什么职务，作家是他抹不掉的身份。他的《苦菜花》《迎春花》《山菊花》《染血的土地》《晴朗的天空》等小说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坛上的地位，为了民族解放而甘愿牺牲的伟大母亲冯大娘在中国文学的人物形象长廊里依然闪光。不说别的，仅仅一部《苦菜花》，出版60多年来已翻译成十几种文字，出版了1000多万册，就足以说明冯德英的魅力。《苦菜花》被誉为中国版的



高尔基的《母亲》，冯德英是中国当代红色经典的代表性作家，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冯德英是“山东省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被山东省政府授予文化艺术终身成就奖。他像一朵“苦菜花”一样，绽放在人间。

冯德英先生赠送我的《苦菜花》签名本和他推荐的苏联作家拉夫列尼约夫的代表作《第四十一》，都在我的书架上。但我有好长时间没有翻看了，很惭愧。好东西不能仅仅止于收藏，还要欣赏。

冯德英先生去世后，引起了我的思考。一个作家要不断留心美好、发现美好、描摹美好，并记录发现美好的过程；要有自己的代表作，要有自己的“苦菜花”，要写出“苦菜花”的独特美。诚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所讲的，要有信心和抱负，承百代之流，会当今之变，创作更多彰显中国审美旨趣、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反映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优秀作品。

发现生活中的美好是一大乐事，冯德英发现了苦菜花的美，还原了硝烟弥漫背景下的人性之美，很了不起，值得尊敬。我尊敬他。愿他安息。

并非所有的事，都会如烟散尽。有些人，在记忆的屏幕上，色泽常新，并不褪去，像一竿竿青竹，日里夜里摇曳着。

1978年的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历史进入了又一个光辉历程。

这一年的晚秋季节，“文革”后恢复工作的中国作家协会组织一批作家诗人，分两路深入基层，到检验真理的实践中去。一路西北，一路东北。组织者是长诗《王贵与李香香》的作者、时任中国作协临时党组副书记的诗人李季。到和平饭店报到的当晚即召开预备会，主席台上坐着一位身穿石油工人服装的中年人，他憨厚地笑，温和地说话，像个慈祥的大叔。诗人晓雪告诉我，他就是诗人李季。之前，我已熟读他的大部分诗作，如《王贵与李香香》《杨高传》《五月的端阳》《玉门儿女出征记》《向昆仑》。在预备会上，他发表热情洋溢、感情真挚的开场白。他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的一番话，使我们备受鼓舞，尽扫心中久积的雾霾。一些前辈作家和诗人，相拥而泣互报平安，场面很是感人。他们中有作家艾芜、徐迟、碧野、塞先艾、林淡秋、茹志鹃、俞林、刘知侠、李广田等，有诗人艾青、苏金伞、芦芒、苗得雨、石英、石太瑞（苗族）、包玉堂（佤族）、莎红（壮族）、饶介巴桑（藏族）、查干（蒙古族）等，还有评论家孙绍振、刘登翰。

出发前，与不参团的在京作家诗人一起，前往白洋淀、雁翎油田参观访问两天。在白洋淀的游船上，我第一次见到柯岩大姐，她雍容典雅，操着一口京腔。还有军旅诗人李瑛和她的女儿李小雨，小雨是以工作人员身份参团的，一身很肥大的石油工人大棉袄掩不住她的青春朝气。当夜，大家下榻在雁翎油田招待所。周边是高粱、玉米和谷子，齐刷刷地连成一片。而田头路边那一丛丛的波斯菊，开得极盛亦热烈，晚风拂来，婀娜地摇曳着。夜色静若水，昆虫们的鸣叫此起彼伏，时强时弱。

紧挨高粱地，见一人在明净的月光下，好像在写着什么。他鸭舌帽下的那张脸显得有些朦胧，定睛一看，是上海诗人芦芒先生。“晚上好，芦芒兄！”我招呼他。“啊，晚上好。”他回应，声音柔和且富磁性。他是作家，又是画家和诗人。他月光下伫立的剪影，顷刻留在了我的脑海里。再往前走，在玉米地边缘有两人在说话，是李瑛和她的女儿李小雨。“晚上好！”我问候道。“空气多好，睡早就亏了！”他笑着回应。我说：“您的诗里也曾描写过这般美好的乡野场景，我至今还记着。”“哦，谢谢。那就是知音了！”他说。那个夜晚，我一直在游走，直至夜深。只有那些低首含笑的波斯菊在陪伴我。

到达大庆油田，下榻的招待所是平房，四合院式，但面积不小。两人一间，没有洗手间，只有一张桌子、台灯和洗脸盆。我和江西老作家俞林同屋，他是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文联主席和作协主席。为人和蔼可亲、低调，没有官腔，兄长式人物。当我睡下了头，他竟把洗脸水给我端来了，让我不仅感动亦心生歉意。后来，我们成为忘年交，常有书信来往，他的全家福我至今珍藏着。

晚餐后去散步，恰遇上海女作家茹志鹃大姐，她笑着说：“请问兄弟，这个地方，蒙古语叫萨尔图，是什么意思呢？”我答：“月亮升起的地方。”她说：“呀！好美的名字，缘不得有这么漂亮的波斯菊，在热烈地开着，而且是一大片一大片的，是因为有月亮姐姐的缘故呢！”她又问：“你的家乡有这种花吗？叫什么？”我答：“有，而且满山遍野地疯长，我们叫它朵日娜花，即东方花之意。”她赞赏：“名字美，且富诗意。”我对大姐说：“波斯菊就是藏人所说的格桑花。波斯菊，只是其中一类。格桑花不仅品种多，亦鲜艳妩媚，藏人叫它格桑梅朵，含有幸福之意。我在青海的金银滩草原，亦见过此物，那里人称它为金露梅。”大姐说：“格桑花，我是听说过的，但不知它就是波斯菊呢！此花有野性



往事如青竹

查干

美，该属于广阔天地，在公园里，就显不出它狂放的个性。它生得单薄了一些，看了让人爱怜。”我说：“大姐，您不用担心，它生命力极顽强，能够满山遍野地生长。”大姐开心地笑，说：“难怪你喜欢它，是诗人情怀所致吧。我笑着说：我也喜欢您的《百合花》呢！一读再读的。”

到达鞍山，下榻宾馆。当地朋友说，这个宾馆当年是为迎接周总理而筹建的，总理知情后，随即就搬到另一个小宾馆去住，并严厉批评：“此风不可长，切不可搞特殊化。国家目前还不富裕，百姓生活亦艰苦，要慎而又慎。”听说这些，我们为周总理的高风亮节而动容。当夜，躺在床上，诗兄刘给我讲了那么多有关周总理的感人故事。而诗人，报告文学作家徐迟听完主人介绍之后，立即决定到弓长岭铁矿去采访报告文学，其余人则去鞍钢学习采风。

期间有几个小插曲：在第二天的晚上，诗人艾青约我们几个少数民族诗人到他房间里去聊天谈诗，说他喜欢我们的诗作，主要是写得真、不伪饰，有自己的民族风格。他与诗人苏金伞同屋，苏老见到我们也很高兴，就拿出一张画问：“此画如何？”我没过脑子，信口说此画无立体感，觉得一般。不料，苏老勃然大怒，胡子都立起来了，大声说：“什么眼光？鉴赏力太差了！”边说边收画，再不言语！我这才醒悟自己闯祸，一个劲儿地责备自己无知，并连声道歉。这时，艾老出来打圆场：“不要吓唬人家孩子嘛，不就是黄玉那几只鸭子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别理他，回去休息就是。”那个夜晚，我几乎未合眼，既懊恼又悔恨。不料，第二天一早，苏老来敲门，很幽默风趣地安慰我说：“我犯上，你是组长（其实是服务员，保护老同志的），我不该给你发脾气，我这个人倔强，家里人都反对我。何况，对艺术品有不同评价，是很正常的，别介意，我们应该是好朋友。”之后，我们真成了忘年交。他写给我的墨宝至今悬在我的书屋里：“黄河东流去，滔滔历古今。多少伤心事，犹感泪痕新。”他是真诗人，为人耿直、历经坎坷，但骨骼一直是立着的。

第三天一早，我们到千山风景区参观访问。艾老腿脚不得力，不能爬山，他要我在山下陪他，还逗我：“你若陪我，我叫你看我老婆的照片。”那是他和高瑛大姐在石河子林荫道上的合照，那时他们很年轻。过不久，老作家碧野退了下来，我被解脱，匆匆又去登山。快要登顶时，见李小雨脸色苍白、满脸虚汗，坐在台阶上喘气，显然是低血糖，我赶紧拿出苹果让她吃才又恢复了过来，后来她总是提起此事。那时我们都还年轻，是一次同行的经历而已。而鞍山的波斯菊也灼灼地怒放，一睹让人惊叹。它与我们一路同行，我们走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也许是它的待客之道。还有大朵大朵的鸡冠花，十分夸张地站在路边，摆出一副不美倒你，不肯罢休的样子。

到达哈尔滨，下榻小黄楼。此楼外观不起眼，内里却很讲究，算是高规格接待。刚走进住屋，各级领导就前来看望我们。那时的黑龙江是国家重工业集中地区之一。经过参观访问，我们眼界大开，创作激情亦大发，写下不少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留于当地报刊发表。更有趣的是，主人邀我们去乘友谊小火车，北京—莫斯科或北京—金边，全长两公里。全部员工，均为不到13岁的儿童，售票、检票、倒茶水、送食品、播音、检车，都由他们自己来完成。那一群铁路员工职工装穿在他们身上，更让人开心。一路上气氛极为热烈亦隆重，乘客为一群白发的爷爷奶奶和青丝叔叔阿姨，主人为一帮天真烂漫的孩童，他们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和一腔铁路职工的腔调，让我们忍俊不禁。那种亲切的感受，极特别亦美好。如今，那时的白发人有些已经作古，而孩子们却早已长大成人。逝者如斯，40多个春秋一晃而过，而友谊之车仍在隆隆运行，美好记忆也在绵绵延长。那些热情待客的一丛丛北方波斯菊，一定也一年又一年地在盛放，不负时光之托、岁月之嘱。



人间值一读

朱寿桐

世界上的书很多，再喜欢读书的人也读不完大千书的一个角落。于是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读书方法，废寝忘食的、焚膏继晷的、皓首穷经的、悬梁刺股的、一唱三叹的、韦编三绝的，用北方话说那都是将读书往死里整的办法，用时髦的话说那就是玩命式的读书。相比之下，我觉得鲁迅所说的“随便翻翻”的“消闲”读书法更加可爱，这样的看书犹如街头散步、深巷踱步、闲庭信步、幽径漫步，“不用心，不费力”，信步逍遥，顾盼自如。偶尔遇见久违的故人，则大喜过望，不免驻足闲谈，虽片言小语，亦足慰平生；豁然遇到熟悉的场景事物，则低回凝思，浮想联翩，所思所想，所忆所念，虽不成篇章，也怅然满怀。

老友臧振教授让女公子小华教授捎来一本下驢方先生主编的《人间值一读》，正好也是囍曰“随便翻翻”，于是置诸案头，随意翻阅，果然，在随意翻翻的消闲散步中，还真聆听到了故人的心声，窥见到了熟识的人事和故事。那一番亲切的感兴久萦于胸，体味到的是感伤的温馨。

这部书收录36位著名作家描写“丰盛人间”的散文，分“昨日种种，皆成今我”，“十年炊冰，难凉热血”，“日月悠长，山河无恙”，“长欢已远，迟眠五更”和“各有渡口，各有归舟”五个单元，每个单元都有精心设计的主题概括，体现出哲性人生的思考、悟性人生的体验与诗性人生的感知。主编者有这么“人生”，而是用了“人间”，传达出大多数散文的主题要旨，包括对历史的与现实的、时间的与空间的、哲学的与世俗的生死界说的参思，有的甚至表达出向死而生的人间情怀和睿智哲理。这些都与“人间世”的千古界定有关，也都与“人世间的”大千把握相符。名家说人间，情理各依归。套用书名，这部散文集真可谓“人间值一读”。

在散文集的开头遇到贾平凹先生，初则惊喜，以为他一定会像在他那巨大而逼仄的书房一样，海阔天空，风月无边，神采悠悠，滔滔不绝，然而再读其文《六十年后观我记》，甚憾于精短，虽隽语如玉，妙语如珠，却惜墨如金，引而不发，读者的胃口还没完全敞开，发声人已经戛然而止。断不过瘾之际，稍一回味，又不禁黯然神伤。贾公所言，皆是深刻的人生况味，皆是切己的身世之感，其中的愁肠百转，忧愤千回，每一字都渗着脑中和心中的血，每一句都流淌着看不见的泪，尽管作者的语气尽量诙谐，语调尽量平缓，但读出其中味道的人再不忍心看着他再说下去了。“啥都能耐烦了。”“花不了多少钱了，钱就是纸，喝不了多少酒了，酒就是水。”虽然仍然可以写很多字，但写来写去就是这么一番痛心彻肺的感喟。

我当然要去看看臧振，宛如信步来到他家门前，借着文字窥望他的胸臆。这位与我有双重校友之谊的历史学家和散文家果然别有心胸。他的《访崖山祠记》让读者看到心胸的旷达和思维的深邃，旷达的心胸装得下千年历

史的回声，万里故国的山川，还有南宋殉国者十几万人的生命，而深邃的思维围绕“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的假说徐徐展开，步步追问，所挤压出来的同样是血的沉郁、泪的悲苦。他从历史的悲剧中反思“忠义”与“奸佞”，阐明“皇权与臣民”是“孪生兄弟”的历史辩证法，同时又梳理真理的探求与忠义的护法者之间的矛盾关系，非常难能可贵地表达了堪称旷世之音的盛世箴言。

我特别想对臧振兄说的，并不是他对于田汉诗歌的保留意见，而是告诉他还有“崖山之前”，还有十字门。十字门海域就在我的寓所近旁，就在我每天散步的路边，在这里，当年的南宋军队与侵宋元军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海战，强势如虎的元军遭到了南宋水军的顽强抵抗，于是有了历史上著名的“十字门大捷”，这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值得纪念的事件。

在随便翻翻的散步中，还遇到了经常联络的好友王兆胜，他是研究林语堂的专家，而他的文笔才情甚至语气风格大有玉堂遗风。又遇到了不怎么联络的老乡作家苏童，他的神话重释道出了创作灵性的真谛。前些年刚熟悉的刘荒田先生，在这里也得以相见，他的笔触有着与他的生活足迹同样宽阔的跨度。还有在网络上有过交集的蒨蒨女士，她能用特别的文笔从人间烟火气中分离出脱俗的雅致。我不敢“消闲”太多，而改用认真的奉读以示尊敬，同时也算是在向他们打一声招呼。

这部散文集还会让我邂逅熟识而有价值的人生风景。潘向黎的那篇《杜甫理伏在中年等我》，以古雅而优美的笔调抒写了她与父亲对杜诗理解在年代上的参差以及在深度上的契合，读之自然联想到可敬的潘旭澜先生，那位总是在赢弱的语气中透露出睿智幽默和深刻洞见的长者。他是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重要开拓者，但他的古典文学修养之深厚，通过这篇散文展示了另一番也许让外人难得一见的文化风景，这风景当然是沪上的，甚至是邯郸路上的，但更是中国当代文坛值得珍惜的那种。

在此书中出现的许多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作家，都在别致地描述熟悉的文化风景，生动地讲述熟悉的人文故事，读起来总有一种旷远的亲切感，有一种真诚的认同感。下驢方对东瀛描绘的淡然和风、苏轼对苏东坡的叙写别开生面、姜嫄敏对南京贡院的追忆惊心动魄、梁长蛾与卡夫卡的交谈、赵丰对庄子和尼采的戏谑，都将我们的视线引向一个自己熟悉的领域，去观赏一番自己喜欢的文化风景，重温一遍自己感兴趣的人文故事，并与作者通过文字做眼神交叉，然后读取彼此之间的会意与默契。

因此，“随便翻翻”的漫步式的阅读，对于这本散文集是合适的。这样的阅读过程会相当快慰，虽然内容常常不免有些沉重，因为作品中所写的大多是一名作家所体验的人间世的铅华积淀。

原上草

臧振家